

下卷

冰川天女傳



12

梁羽生小說全集



水川天女傳



中國經濟出版社



梁羽生小说全集

冰川天女传(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川天女传 下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
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12)

ISBN 7-80521-641-X

I . 冰…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x1168毫米32开22.5印张544千字

2001年7月第2版 第1次印刷

定价: 33.5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神箭连飞 穿云惊小侠 飞刀一掷 劈果救佳人	1
第二回	峻岭飞骑 仇家窥帐幕 金针解穴 医道配神功	19
第三回	为避强仇 逃生来塞外 欲寻异士 冒险上冰峰	38
第四回	湖畔寄情 拐仙施妙手 冰河怪影 天女慑群豪	62
第五回	流水落花 深愁伤寂寞 珠宫贝阙 往事诉辛酸	74
第六回	天女飞花 仙姝庆有恨 冰川映月 骚客动芳心	91
第七回	剑气射冰宫 亦真亦幻 柔情联彩笔 宜喜宜嗔	109
第八回	沧海桑田 仙山伤劫后 白云苍狗 待女话前因	133
第九回	妙境华严 艳说神仙侣 仙音玉微 喜联异国情	145
第十回	漠外隐神龙 高深莫测 荒山逢异士 虚实难知	166

第十一回	峻岭连骑 书生倭妙手 神弹却敌 天女护金瓶	180
第十二回	琴韵寄深心 尘缘未了 边城窥隐秘 旧地重来	204
第十三回	闹市孤臣 神龙图大事 寒光热浪 冰剑斗妖邪	216
第十四回	大漠传声 童心戏天女 驼峰聚会 妙计骗佳人	229
第十五回	古窟传经 湖边谈往事 冰弹受挫 盆地觅芳踪	252
第十六回	圣女宫中 疑云迷侠客 喇嘛寺里 法会起干戈	275
第十七回	大漠藏龙 九重惊蛰伏 风尘侠隐 一剑看雄飞	288
第十八回	青女素娥 浮云掩明月 奇人疯丐 铁剑骇英豪	304
第十九回	浅笑轻颦 花前谈往事 兰因絮果 月下见伊人	324
第二十回	玄功内运 侠士破神招 异境天开 书僮有奇遇	344
第二十一回	寻觅芳踪 名山逢怪客 追查旧事 古寺遇良朋	360
第二十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	379
第二十三回	愤世奇行 赢来疯丐号 狂歌骇俗 惹得美人怜	396

第二十四回	羽生魔头 群邪朝法会 冰弹玉剑 天女上娥嵎	416
第二十五回	妄动无明 玄功消一旦 安排有道 衣钵得真传	432
第二十六回	知己难逢 怜才惜疯丐 深情谁遣 忆旧念佳人	453
第二十七回	云破月来 穷劳魂梦绕 钟声梵呗 惊见剑光寒	467
第二十八回	舞影蹁跹 冰刀杀仇敌 风云动荡 侠士护危城	488
第二十九回	塞外兴波 奸徒困侠士 宫中对掌 侠丐斗神僧	502
第三十回	块垒难平 伤心话故国 狂歌当哭 失意走天涯	520
第三十一回	短梦几时醒 音传海外 幽情谁可诉 人散荒原	538
第三十二回	一片天块 书僮戏玉女 十分惶惑 怪客劫囚牢	556
第三十三回	缥缈异香 飞鸿天际远 踟蹰妇侠 走马雪山遥	573
第三十四回	峭壁现侠踪 疑云阵阵 堡中来怪客 妖气重重	596
第三十五回	幽谷屯兵 战云迷塞外 军前露面 天女震番王	612
第三十六回	较技服三军 神弓无敌 振衣凌绝顶 滑雪奇能	628

第三十七回	剑影刀光 群英逞绝技 干戈玉帛 杀气化祥云	646
第三十八回	恩怨全消 卅年怀旧恨 死生度外 一醉解千愁	658
第三十九回	大雪寒风 高山消霸气 轻怜蜜爱 冰塔救佳人	680
第四十回	天女散花 珠峰劳怅望 冰川映月 云海寄遐思	708

第二十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

谢云真拍拍背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熟睡，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就像山谷中盛开的花朵。谢云真道：“听声音不像是冰川天女。你问我怎么遇见了大麻疯，这事得从头说起。”唐经天正在倾听，谢云真拍拍孩子，忽地笑道：“你瞧他长得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萧青峰道：“他很像你，将来必定是个英俊的少年侠客。”这话实是称赞谢云真的美貌，谢云真微微一笑，问唐经天道：“你从西藏来，可知道这孩子的父亲现在还在冰峰上面吗？那日山崩地裂，我刚从外面采药回来，地震之后，上山的通路已给熔岩堵塞，我在山腰，见冰宫还在，不知那场大地震有否波及他们？”

唐经天一阵伤心，萧青峰不知道，他却是知道铁拐仙已然身死，谢云真永远不能再见他了。但见她如此期待的神情，怎忍心明白告诉，只得含糊说道：“后来我也没有再上冰宫，尊夫情形不大清楚。请你在此次盛会之后，即到萨迦去寻你们的徒弟陈天宇，他一定清楚的。”谢云真听他此言，觉得有点奇怪，但亦不以为意，往下续道：“我本来早就想到金光寺拜见冒大侠，告诉他，他有一位侄女，现在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峰之上，已学成了绝世武功。为了这孩子，直到如今，方能前来。动身之前，我也曾听到一点风声，说是有许多异派魔头，要趁今年的盛会与冒大侠为难，我还不大相信，哪知果然给我碰上了，看来明日必定有一场大闹。”唐经天道：“怎么？除了那大麻疯之外，你还碰见了什么人吗？”

谢云真道：“不错。就是在今日的黄昏时分，我刚刚进入山口，孩子饿了，我躲在一块岩石之后，给他喂奶，忽听得有人声走入山谷，我一看，原来是几个武当山的道士和崔云子。他们似乎一路在争论什么，只听得崔云子叫道：‘雷大哥没有死，他约我今晚到金山寺相会，你们不信，等下你们自己就可亲眼见他。’看来他与雷震子是分道而来，所以我适才见着雷震子也并不觉意外。那几个道士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得崔云子又大声说道：‘这其实并不关夺命仙子谢云真的事！都是王瘤子从中捣的鬼！’我听他提起我的名字，更是留神。那几个道士似是十分惊诧，叫道：‘王瘤子不是你们结拜的三弟吗？’崔云子道：‘不错，他是崆峒的门徒，崆峒派……’刚刚说到此处，忽听得一声怪叫，只见山岩上突然飞下一条黑影，扑到崔云子身上，崔云子举起他的大弓一挡，但听得声如裂帛，崔云子怪叫几声，登时跌倒。那叫声真是凄厉非常，令人汗毛凛凛。正当此时，一件黑忽的东西，忽然朝我的头飞来！”

谢云真号称夺命仙子，平素在江湖之上，只有别人怕她，但如今她说到此处，也不自禁声音颤抖，令人心悸。萧青峰道：“那是什么？”谢云真道：“那是崔云子仗以成名的铁胎神弓，被拉直了成为一条铁棍，想是在那人飞扑而下之时，两边用力一夺，就成了这个样子。”唐经天听了也不觉骇然，想夺弓掷弓，只不过一瞬间之事，内力所至，铁弓便变成了铁棍，连自己也未必能够。谢云真又道：“这还不算厉害，崔云子那把神弓，是件宝物，弓弦用铂金精炼，刀剑难断，如今却都整整齐齐的从中断了。弓弦随风飘扬，有如一蓬乱草，故此发出呜呜声响。弄断十根八根尚不足为奇，只是这仅仅是一拂之力，就全部弄断，若非眼见，连我也不敢相信。”唐经天道：“那从岩石上飞扑下来的人，是不是一个身穿黄衣的老道士？”谢云真道：“不，看样子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又高又瘦，

头发俨如乱草，月光下面色苍白之极，令人惊恐。”唐经天“咦”了一声，道：“如此说来，这又不是黄石道人了，当今之世，除了几位正派的前辈之外，又有谁有这样的功力？”

萧青峰也是极为惊诧，但他老于世故，一想之下，便道：“看来此人不是崆峒派的、亦是与崆峒大有关系之人，所以当崔云子刚提到崆峒派时，他便想杀人灭口。”唐经天想起赵灵君等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雷震子之事，脱口说道：“不错，崆峒派中以赵灵君为首的有一班人，效力清廷，想袭灭回疆一带抗清的武当派门人，崔云子一定是想说明此事，所以被那人杀了。”

谢云真道：“不错，那人是想灭口。不过，人没有杀，口却灭了。”萧青峰奇道：“怎么？崔云子给他点了哑穴吗？”谢云真道：“还不仅是被点了哑穴呢！那铁弓跌在我的身边，我动也不敢一动，幸好孩子吃饱奶了，也熟睡了，没有声息，那人没有发现。我从岩石的缝隙中望出去，只见那人将崔云子打倒之后，出手如风，只听得那几个道士个个‘荷荷’怪叫，手舞足蹈的乱跳，就像脚下是一盆炭火一样。那人怪笑道：‘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嚼舌头！’转瞬之间，又升到山坡之上，端的是捷似猿猴，幽谷之中闻得怪叫声与怪笑之声交响，骇人心魄。不久笑声消歇，道士的怪叫也渐渐嘶哑，再过一会已发不出声来。我料那怪人是去得远了，想救人是我不该为之事，便大着胆子，出来一看，当初我也以为他们或者是被点了哑穴，哪知出去一看，只见那几个道士连同崔云子在内，个个张大嘴巴，口中的舌头，都已割断，再仔细审视，肩上的琵琶骨也都被捏碎，不但个个成了哑吧，而且武功亦俱消失，全部成了废人。”

萧青峰夫妇听得骇然，道：“怎么这样狠毒！简直比那大麻疯还要可恶百倍！那大麻疯只不过开开玩笑而已，还不至于

出手便弄人残废。”唐经天默然不语，只听得谢云真往下续道：“那些人个个目光呆滞，嘴巴张开，合拢不来，又不能发声，脸上的肌肉也扭曲变形，十分可怕，我又不能将他们一个个背出去，心下可是当真害怕，因此只好不顾凶险，想赶到金光寺报讯。出了山谷之后不久，见有十多个道士打着火把，从谷口的另一端进来，大声呼唤，猜想是他们的同门师兄弟，来找寻他们的。我稍为宽心，但想此事还是该报与冒大侠知道，因此仍然赶往。哪知到了金顶的附近，又碰到了那个大麻疯！竟在一夜之间，连遭两次险事。”

唐经天微笑道：“想是那大麻疯也知道你夺命仙子的大名，因此故意与你为难。”谢云真道：“我也不知他如何认得我，我走到金顶附近，金光寺已是遥遥在望，想是因为我跑得太快，孩子又醒了，哇哇的哭出声来。我停了下来，轻轻抚拍他，想起自己一人，背着孩子奔波，不免有些伤感，我拍着孩子道：‘呀，若你爹爹在此，什么凶险之事，咱们都不用害怕！’孩子也似乎知道大人心意，哭声顿止。我正欲继续赶路，忽听得嘻嘻的怪笑之声，发自头顶。我抬头一望，只见在头顶的一个岩石上，一个满面红云、浓眉大眼的汉子，披襟迎风，箕踞石上，赤膊露胸，臂上长满疙瘩，胸前露出一撮黑毛，竟然是个麻疯，这一下吓得我比刚才还要害怕！那麻疯凭高望下，迎着我嘻嘻笑道：‘来的是夺命仙子谢云真吗？’骤然间我想起了他莫非就是那个江湖上所传说的人见人怕的大麻疯？孩子又哭了，我鼓起勇气道：‘喂，你不要吓了我的孩子！’那麻疯道：‘你不是号称夺命仙子吗？怎么你却怕我？’忽然扮了一个鬼脸，吹了一声胡哨，不知怎的，孩子竟给他逗得笑了起来。那麻疯得意洋洋的笑道：‘分明是你怕我，你却假说是孩子怕我。孩子非但不怕我，还喜欢我呢！喂，你的丈夫铁拐仙呢？为什么不与你同来？’我正在想应付之法，不答他的说话。那麻疯

又笑道：‘呀，可惜，可惜！听你刚才自言自语，铁拐仙大约是没有来了，要不然我倒要向这位名满天下的同行请教请教！’那麻疯作叫化子打扮，用的又是一枝铁拐，看来倒真像我的丈夫的同行。那麻疯又道：‘喂，我好歹都是你丈夫的同辈，你怎么对我不理不睬？’我手抚剑柄，便想冲过，喝他让开。那麻疯道：‘行，但你扳起面孔，却教人见了生气，你得对我笑一笑，我就将路让开。’我不由大怒，拔剑便冲，那麻疯笑道：‘哈，我也不夺你的命，就是要你笑，你不笑也不行！’他箕踞在岩石上，居高临下，忽然随手一抓，将一块石头，捏成了几个小块，一抖手就向我打来！”

唐经天道：“是不是也像他打雷震子一样，不过打雷震子是用铁拐，而打你则用的是碎石。”谢云真道：“一点不错，那石子来得快极，一块打左肋的软麻穴，一块打右肋的痕痒穴，还有一块打笑腰穴。作品字形打来，手法怪异之极。前面是峭壁悬岩，我若用轻功躲闪，只能后斜纵跃。但这麻疯真是可恶之极，他打出的一把碎石，有的直射，有的斜飞，有的却向左右旋转，有的飞过了头顶又倒转回来，除了向正面奔来的那三块小石子之外，左右斜方和后面掉转头的石子，也都是每三颗成为一组，分打三处穴道，在这情势之下，我不论向何方躲闪，都一定是自己迎上去要给他打个正着！”

唐经天道：“这种打暗器的手法确是高明之极，我看除了四川唐家，与以前灵山派的名宿韩重山之外，恐怕就要数到他了。你手上没有宝刀宝剑，又背着孩子，那是更难躲闪的了。”谢云真道：“我也以为定被打中，百忙之中，只好运气闭穴，但那些石子来得太快，即算运气闭穴也来不及，不料就在这一瞬，忽听得一声极清脆的笑声，接着叮叮之声不绝于耳，我连看也看不清楚，那些石子倏的便向我身旁飞过，堕下幽谷，那麻疯大叫一声，登时在岩石上飞跃而起，放开了我，奔入密林

之中，密林中只见青衣一闪，是个女子，只瞧见她的背影，转瞬之间就不见了。”

萧青峰大奇，道：“如此看来，那把碎石定是给这女子用暗器打落了，你瞧出了是什么暗器吗？”谢云真道：“没有瞧出，不过听这声音，那是一种极微细的暗器，敢情是梅花针之类。”至此，唐经天也不禁骇然，心道：“那女子身匿林中，比那疯丐距离谢云真还远，居然能用飞针碰落碎石，这份武功岂不是尚在我之上？”

唐经天沉思半晌，缓缓说道：“真的不是冰川天女？”这话他已问过一次，但心中仍是怀疑之极，除了冰川天女还有何人？谢云真道：“当时我正在惊骇之中，那女子又跑得快极，林子中的树枝树叶，又遮住她的身子，我仅仅瞧了一眼她的背影，惊鸿一瞥，过眼不见。冰川天女身子修长，而这个女子的背影却比她矮得多，看来不似是冰川天女。”

这时已过了午夜，月亮渐渐西移，山中的“圣灯”——那些磷火所发的点点之光，也半明半灭，飘浮山谷，渐渐消逝。唐经天一心想念冰川天女，心道：“在这种情形之下，谢云真走了眼也是有的。我就不信世间除了冰川天女之外，还有哪一个少女有此本领。”谢云真道：“你屡次提起冰川天女，冰川天女不是说过不下冰峰的吗，难道她也到此间来了？”唐经天道：“冰峰倒了，她自然也下山了。只怕现在就在此间！”

谢云真叹了口气，道：“若然是她，但愿她不要碰上那个大麻疯。冰川天女有如幽谷百合，清静高洁，若然见着那个大麻疯，不要说交手，只怕见了他的形貌，也会恶心，那岂不是玷辱了我们高贵的公主？”唐经天听了，脑海中又浮起冰川天女与那疯丐同行的情形，人世之事，确是难料，冰川天女居然会与那疯丐结交，说出来也无人相信。如此一想，心中更是难过。谢云真见他久久不语，笑道：“你想什么？是想冰川天女

还是想那个大麻疯？不如你去出手，将那个麻疯驱逐了吧，免得他在此间捣乱。”

唐经天眼珠一转，道：“不错，我拼着今夜不睡，也要去寻找他们。”谢云真道：“他们？”奇怪唐经天何以将冰川天女与那个大麻疯连在一起。唐经天道：“我瞧他们既不进寺中投宿，一定还在附近的山头。雷震子现在想已渐渐恢复，可以行走了。你们再去找他，叫他带领你们到金光寺去。今晚之事应该禀告冒大侠知道。”

唐经天离开他们，独自攀登峰顶。山风振衣，幽谷猿啼，星月西移，焰火明灭，冷冷清清，哪里有人的影子。唐经天迷迷茫茫，想起一晚之间，所见所闻，竟然有这么多怪事。自己此来，一者是为了寻觅冰川天女，二者是为了护持法会。但依今晚之事看来，那个把崔云子与武当道士弄成残废的怪人，既然不是黄石道人，那就更为可虑。一算起来，敌人方面，最少有三个高手，黄石道人、赤神子和那怪人。这三人的武功，自己都难取胜，何况还有那个疯丐，到时又不知要出什么花样，敌友难知。

唐经天迷迷茫茫，在山巅上四下眺望，不自禁的高声叫道：“冰娥姐姐，冰娥姐姐！”他运天山的正宗内功，人又处在山巅，接连叫了几声，但听得群峰回响，“冰娥姐姐，冰娥姐姐，冰娥姐姐……”之声回旋空际，久久不绝。谅在周围十余里内，不管冰川天女是藏在密林还是幽谷，只要她人在此间，就必定能够听见。

唐经天叫了几声，歇了一阵，又叫几声，当那回声渐渐消逝之际，唐经天正自心中忖度：“她听见了我的喊声，会不会寻声觅迹，前来见我呢？”心念甫动，忽闻得一声极其清脆的笑声，起自对面山峰，这笑声熟悉之极，但唐经天在迷茫之际，一时之间却不敢断定究竟是冰川天女还是另外的熟人？唐经

天自然希望是冰川天女，不假细想，又叫道：“冰娥姐姐，我在这儿，你出来呀！”忽地眼前彩色缤纷，额上一片沁凉，唐经天还以为是冰川天女的冰魄神弹。

但冰魄神弹哪有彩色？唐经天伸手一接，只见手中接着的是一个花环，编得十分精致，心中奇怪万分！

细看时，原来那花环用花枝结成了一个同心结，上面还结出七个小字“是你的总是你的！”花环上露珠欲滴，看来还是刚刚结成！唐经天大喜若狂，对面的山峰与这边有怪石相连，不过数丈，唐经天飞身三掠，奔入那边的密林，不住口的叫道“冰娥姐姐，冰娥姐姐！”唐经天的轻功，除了有限的几个前辈之外，能与他匹敌的实在没有几人，如今搜遍林中，竟然不见人影。唐经天心道：“即算是冰娥姐姐，也逃不得如此之快！”心中忽然一阵沁凉，想道：“想冰川天女何等矜持，她怎会直言无隐，毫无顾忌的说出心中爱意？这个花环一定不是她编的！”“但不是冰川天女编的，又是谁人这样顽皮，与自己戏耍？”唐经天冷静细思，大喜之后，继之以大失望，不觉心智迷糊，迷茫怅惘，在林子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直到天明。

这山中还有另一个人，也是如此迷茫怅惘。这个比唐经天还要失望的人，正是金世遗。

金世遗自从川康边境的雀儿山中，见了冰川天女之后，一直暗暗追踪，或隐或现，直追到了峨眉山。这一日刚刚进入峨眉山，金世遗因为不愿让她发现，总落后半里之遥，借着山石林木遮蔽身形。峨眉山山势雄奇，地形复杂，千岩万笏，他稍不留神，抬头远望，忽然就不见了冰川天女主仆的背影，他急急加快脚步，往前直追，眼睛四下搜索，刚刚转入一处山坳，这时天色将晚，余霞散绮，山坳有一道飞瀑流泉，从山顶直泻下来，汇成一个清澄幽冷的水潭，潭边野花朵开，形成了锦屏一样的花丛，花丛中忽听得有个女孩子格格笑道：“小公主，

我说唐相公一定先来了这里等你。”正是冰川天女的侍女幽萍之声。金世遗心中一跳，冰川天女久久无言，只听得幽萍又笑道：“其实你就是恨了他，也该向他问个清楚。”

金世遗躲在一块石头后面，那石头没有人高，金世遗蜷缩身躯，手脚仍然稍稍露出来。金世遗急着要听她们说话，也不留意。花丛中传出很低弱的叹息，隐约听得是冰川天女的声音说道：“不要你管。”幽萍又是格格一笑，道：“小公主，其实你这是何苦来呢？我明明知道你欢喜他！”冰川天女道：“乱嚼舌头。”幽萍道：“若是你不欢喜他，你也就不会恨他了！”金世遗听了，心头又是卜通一跳，细想此言，大有道理。

冰川天女不见说话，幽萍又道：“我说呀，你若再和唐相公生这无谓的闲气，倒教小人得意了。”冰川天女道：“什么？”幽萍笑道：“你难道不知道，有个人呀，就像猎犬一样追逐我们，不，不是猎犬，是个癞蛤蟆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金世遗大怒，不由自己的跳了出来，大叫道：“什么？我是癞蛤蟆！”

花丛中罗袂轻飘，翠环微响，冰川天女与幽萍走了出来，幽萍冷笑道：“小公主，你瞧我说得不错吧。你说他是不是像一头猎犬，鼻子倒真灵呢，咱们在哪里他都嗅得出来。喂，算我说错了，好不好？猎犬比癞蛤蟆要高一等。”金世遗一声冷笑，面色倏变，铁拐一举，忽见冰川天女拦在前面，道：“你要怎的？”金世遗道：“你是天鹅，我这癞蛤蟆望都不敢一望；你的侍女是水鸭，我这癞蛤蟆倒想咬她一口！”冰川天女横眉一瞥，冷冷说道：“金世遗，你眼中还有我吗？”金世遗一生任性，以他的武功，要伤幽萍那是易如反掌，这时被冰川天女一斥，不由得心中一凛，但觉冰川天女自然而然的具有一种威严尊贵的神气，教他不敢放肆。

他本想再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话到口边又吞了下去，正